

记住乡愁

——老村拾遗之五(下篇)

□ 赵善坚

“彭马史狄周”在溧阳可谓是公认的五大家族,但在溧阳具有悠久历史及影响力的家族远不止这些。这些家族的先人当初择居溧阳时,犹如一棵榕树,而今这树已成为一片蓊郁的榕树林。在此我想说的是——

溧阳的名门大族

溧阳虞氏大致可分为三支,一支在社渚的城桥村一带,另一支在社渚的宜巷村一带,再一支就是在别桥的虞家村。这三支虞氏的始祖就是初唐时期的政治家、书法家、文学家虞世南。其实,在社渚城桥的这一支,虽然与社渚宜巷的虞氏在地域距离上很相近,但从血缘的亲疏距离上,与别桥虞家更为相近。从谱系得知:虞世南下至十五世为虞肃,肃生太微、太宁、太熙、太冲、太易五子。五子皆在朝为官,三登进士,两受世赏,有“五桂联芳”之誉。社渚城桥村这一支是长子太微之后,别桥虞家村这一支是三子太熙之后。虞太熙居住丹徒,至十九世虞维(字敦素)由宋代绍兴年间从丹徒的黄石坝迁居至暨溪。

据《暨溪虞氏宗谱》所载,随同虞维来溧阳的还有其兄弟虞纯、虞绎两人,分居於诸史(泗),李庄(已失考)。虞维官至宋宣议郎,更为赵宋郡王之郡卿。“淳化阁帖”在溧阳的故事也就从这里开始。

虞氏的祠堂“庆远堂”,分为三进五间,进深达四十一米。堂中高悬“五桂联

芳”,“九龙驰誉”等匾额。

芮氏家族的始祖为芮毓。再向上追溯可以到唐代的“中山府君”芮寅。如果还要向上追溯的话,根据芮氏后人芮金川先生的考证,可追溯到孙吴时期,被封为“溧阳侯”的芮元。虽然这段历史距今已约 1800 年,但却见之于芮氏家谱。

如果说芮元为溧阳芮氏的先祖还是只见于芮氏家谱的记载的话,那么芮寅的历史更被实物所证。2012 年 6 月,西芮村麦母冈(又叫太婆坟)修缮芮氏祖先坟地时,意外地发现一座唐代古墓,挖掘并发现百余块刻有字迹的墓砖。墓砖的一侧刻有“中山府君芮寅”,另一侧刻着“会昌四年十月”。据查“会昌四年”为公元 844 年,也就是说此墓是修建于唐代(844 年),墓穴的主人为芮寅。

芮寅,字功亮,唐代大和二年戊申(828 年)进士,仕官于朝廷。开成年间,太子为禁近所谮,芮寅率六军师上疏论解。既而太子暴毙,芮寅复表其遇害,文宗李昂大怒,芮寅遂称疾求退。文宗崩,



武宗立,武宗李炎检中书故事,见芮寅前疏,嘉其抗直,赐号为中山府君。

在芮氏家族的星空中,宋时的芮毓也是其中耀眼的一颗。

芮毓,官于河南汴梁,授职兵部郊祀大礼仪检校使,后升迁右侍郎。靖康之变后,芮毓护驾康王赵构南渡金陵(南京),后至浙江临安(杭州),并在此建立南宋王朝。芮毓因护驾有功,被宋高宗赵构封为“奉政大夫”。后因年老致仕,居于西芮。芮毓于绍兴三年(1133 年)去世后,也是安葬于村西约 200 米处的麦母冈(中山府君的墓地是在此处),可见此地历来就是芮氏的祖坟之地,更可见芮毓择西芮之地是有其历史渊源的。

芮毓为西芮的始祖,生有八子二女,男儿依据“易经”八卦取名乾、坎、艮、震、巽、离、坤、兑。由于时局动荡,风云变幻,其八子除二子坎公外,都散居于其他村庄。长子乾从前马迁到汤桥的芳溪(芳村);三子艮迁居高淳柞溪镇西舍安仁里;四子震与八子兑留居前马;六子离迁居蒋店;七子坤自前马迁至安徽当涂湖阳,大洛。

西芮村的芮氏村民都为二子芮坎

之后,不仅如此,现在溧城镇的义宣、梅园、小山头,南渡镇的方丈圩、芮家村,高淳的荆溪,浙江的会稽,安徽宣城的水阳、王家边,句容的北门等村镇的芮姓村民,都是坎公的后裔。

别桥、樊庄一带的王氏都是“三槐堂”后裔。其世祖是北宋期间的监察御史王祐,太宗即位后,拜他为兵部侍郎,不受。在所居庭院中亲手种植了三棵槐树,并说,“吾之后世,必有三公者,此其所以志也”。次子王旦果然出任宋真宗的宰相,位居三公之首。从此,王祐子孙,官居要职,成为宋代一大贵族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也为这题写了《三槐堂铭并序》,司马光也为《三槐王氏宗谱》写序。

其后金国入侵,王旦的第八代子孙王郭、王郭、王节三兄弟不得不护驾南迁。当时长兄王郭镇守应天,抗击金兵,大弟王郭时任诸王公教,小弟王节任宣教郎。后因在朝中受秦桧的排挤,三兄弟来到了溧阳。当年王郭、王郭就定居在樊庄(当时为樊川),王节落地在前王。樊庄、前王的王氏是同根同源。

前王村也建有三槐堂,其大祠堂为“慎典堂”,祠堂前植三棵槐树,堂前高悬着“三槐遗荫”的巨匾。

四、“牵磨”、“挨磨”与“推磨”

前面我们曾经讲到过“牵磨”,它与“牵磨”的外部特征是相一致的。但“磨”的主要构成材料是木头(木磨)或泥土(泥磨),“磨”却是石磨,用天子石即花岗岩凿成。“磨”的作用是剥去稻壳(磨糠),做出糙米;“磨”的作用是磨面,做出米粉或面白(面粉)。

牵磨像牵磨,但是并不完全相同。磨也有上下两月,下月又叫“雄月”,固定在架子上。下月中间的磨心,用硬树或铁棒做成,套在上月的中孔(不通)里,起固定作用。上月又叫“婆月”,约四分之一直径处有一个下料孔,其边沿至侧面等距离凿几个孔(一般是四个),选任意两个相连的孔以固定磨担。人们操作的抓手叫“磨衡”,样子像“丫”字上面加一横。那一横上由一到两人做推拉牵引动作,另一头则是磨头,由挡磨头的人掌握。挡磨人一方面导引磨盘的转动,一方面负责沃(灌注)磨,把粮食灌进磨眼里。

旧时的面白主要是靠石磨磨出来的。小麦第一次牵出的叫做“头交粉”,纯白的;用细筛筛下“头交粉”后再牵,便是“二交粉”。“二



交粉”里混杂了细小的麸皮(麦皮),颜色有点发红。有人继续牵出“三交粉”,颜色就更加深了。最后用较粗的筛筛下粗粉,隔出麸皮。这种粗粉做“面条糕”或“粗粉饼”,倒还很有劲道。与牵面粉一样,旧时的糯米粉也是用石磨磨出来的。

“挨磨”与“牵磨”就不同了,虽然都是石磨,但是,“挨磨”主要靠牛、驴等牲口,“牵磨”只能靠人力。因为,“挨”的磨远大于“牵”的

磨,直径往往有三尺以上。“牵磨”的动作主要是推和拉,“挨磨”却是围绕磨心转圈。这种磨,一般是在上月大磨盘的直径上固定一根木棍,长出的部分扣上绳索,用以套住牲口。牲口转圈,人就跟在牲口的后面往磨眼里灌注粮食。为了防止牲口转得发昏,常常需要给它戴上眼罩。同时,在牲口的屁股上挂上一个粪便袋,有一根小木棍支着,以防急用。

“挨磨”的效率确实比“牵磨”高,但设备设施的成本也高。旧时的磨坊里专门用以加工面白,地方上不是很多,一般农户家里更加很少见到了。当然也有临时缺乏牲口的,这就要靠人力来推,那就是典型的“推磨”了。锡剧《双推磨》所讲述“推磨”,其实并不准确。用溧阳话来讲,也许可以换成《叔嫂牵磨》。因为它也需要“推呀拉呀(唱词)”,这种磨,只推不拉是不会转的。

磨,现在虽然几成古迹,但与磨有关的一些词语却有可能继续传承。“牵磨”,因其来来往往的动作,人们赋予了比喻义,用来形容两家关系亲密、往来不歇;“挨磨”因其绕着磨转动,常常比喻人们的某种轮流活动;“推磨”常说成“推大磨”,则是比喻在经济上的一种融资手段。

插图:赵七一

也谈溧阳话

史建明